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金屋梦

[下]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金屋梦

(清) 梦笔生 著

下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三十四回

翟员外伸冤元帅府
李师师官配马头军

节当寒食半晴阴，花与蜉蝣共死生。白日急随流水去，青鞋空作踏山行。收灯院落双飞燕，细雨楼台独啜莺。休向东风诉恩怨，从来春梦不分明。

单表古人诗词，多因故国伤心，闲愁惹恨，叹韶华之易尽，则感寄春风，悲陵谷之多迁，则魂消秋月；拈就鸳鸯，写出江淹离恨谱；飘来蝴蝶，编成杜牧《断肠诗》。也只是为托兴遣怀，方言醒世，真却是假，假却是真。自有天地古今，便是这个山川，这个岁月，这个人情世态，这个治乱悲欢，笑也笑不得，哭也哭不得。

这回直接上段，汴梁为历代建都之地，自经五代，改号东京，宋太祖登基，直传至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神宗、哲宗，到今徽、钦，相传九主，享国太平，日久朝野丰登，车马辐辏，风俗淳厚，士女繁华，何等的盛。一旦中原陷失，



尽为金人所有。自徽、钦北狩，兵火相连，战争不息，有二十年大乱。那些金碧宫殿，化为蓬蒿瓦砾之场；文物典章，俱化成戎马干戈之地；佳人才子，富室贵官，皆化为衰草冷灰，白骨寒磷，那里去了。所以行人感慨，过客悲伤。有诗为证：

山园故国今何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

汴水东边旧时月，夜深还过女墙来。

说不尽的兴亡之感，单表这士女的淫奢，现前的因果。可见这富贵繁华，真是眼里空花；玉貌峨眉，尽是前生孽债。即如徽宗末年，留心女色，嫖了一个烟花李师师，弄得国灭身亡，岂不是亡国妖孽，女色中尤甚，因此把李师师抬的如天上仙姬一般，享的那富贵尊宠，不下于玉堂金屋。除了朝廷宫禁，也就算是“李妈妈”家了。“妈妈”是河南开封府的土音、如“娘娘”、“太太”相似。因此东京风俗，止称一个“李妈妈”，并不敢说李“师师”二字。后来徽、钦北去，这李师师生的手眼乖巧，门下子弟又多，串通金营将官，把个铁桶的家业，护得完完全全，不曾折散一点儿。在城外汴梁桥边盖造楼房，穿廊花园书房，比旧日一样齐整。又养着十数个能弹会唱的粉头，只为银瓶赚哄了翟员外千金的聘礼，后来郑玉卿骗拐了银瓶去了，李师师实不知情。这翟员外人财两失，又是疼钱，又是惶愧，各处找寻了两三个月。四下里贴招子，骑着快马追赶，只道是早路去的，那里知他一蓬风上了扬州，也算做一场春梦。这是前案说过不提。



那时翟员外不肯干休，使孙寡嘴、张斜眼子两个帮闲来和李师师家说话，道收了他一千五百两财礼，外有金珠绣缎、插戴妆束、羊红表里，上下使过三千多金，指银瓶为名，白骗了我，做个没老婆的乌龟，抬不起头，如不退还原物，要在开封府尹处告状，揭他私通金朝，暗打朝报，窝隐奸细的疑，有四十余条，各处印刻遍贴。李师师先也着忙，使人央翟员外休张扬，两家都没体面，情原将侍女巫云赔他，还送过钗束来，把财礼退一半回去，先着孙寡嘴说去了。次后使巫云打扮的娇娇滴滴，花朵一般，坐着轿子过去。正值翟员外生日，两只烤鸭，四尾糟鲋鱼，两大缸麻姑酒，两大盘寿桃，备了一担盒子，使人挑着来看翟员外。巫云进门来，使银红汗巾捂着口儿，笑嘻嘻的进来，望着翟员外磕下头去道：“这些时连影也不见你一面。俺太太道，就是银瓶着人骗去，走了拐的，俺家金珠古董，也值二三千两银子，是谁藏了他，不着他出来不成。知道员外着恼，许多日子不肯上门来走走。俺太太为这件事，气了一场大病，一个多月全不下床，着我来看看员外。一来是贺寿，二来是解恼。俺们就比不个银瓶，也来和员外做几日伴儿，好歹请过去看看俺太太，也不肯教员外惹气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撒娇撒痴，做出许多情态，直引的翟员外笑了。同到后书房里坐下，连忙自己收下礼物，打发盒担和轿子回去。巫云却脱了衣裳，拿起镜子来梳头匀脸，打扮的别样风流。见书房墙上挂着一张牙轴头紫檀弦子，就抱在怀里弹起来。翟员外见他来的知趣，又是旧日婊子，只得留他吃饭。

待不多时，孙寡嘴、王三官、张斜眼子一班儿进来帮闲，俱满口夸赞巫云姐出落的越发典雅风流，不是门户人



家，到底是内家妆束，就是银瓶姐也不过是这样。还是银瓶没有造化，这郑玉卿一个毛头娃子领着一个年少妇人，从来没出过门的，路途间定然有祸，不是逢着盗贼劫个罄净，连命丢了，路上还要被人盘诘，送官拿讹头，将来还有解回东京的事。几句话说得翟员外不恼了，又见巫云殷勤，众人夸奖，那些恼不知走往那里去了。

员外过了生日，一日教做添寿，放开桌子，摆上酒来。说着话天色晚了，东方月出，照着院子花竹如画，那紫薇花开得喷香，即时叫家人把桌儿抬到院子里来坐罢。孙寡嘴年高，坐了首席；王三官、张斜眼子对坐；巫云和翟员外横头。打开麻姑酒，添换了十二大觥，吃了点儿蒸饭。把大觥撤下赏人，就是围碟小吃，细果海错，摆了一桌，换上大杯。孙寡嘴道：“空说巫云姐弹得好弦子，我们还不曾听儿。今日员外添寿，就没一声儿，怪的员外不恼。这时银瓶姐在席，不知弹勾多时了。”巫云瞅了一眼道：“怪汗邪嚼咀的，叫人唱，说就唱罢。偏有这些寡嘴！”众人都笑成一块。巫云取过紫檀三弦来，定了弦，把酒都换上大杯，顿开喉咙，唱了一套〔一半儿〕词曲。

锦重重，春满楼台，经一度花开，又一度花开，采云深梦断阳台。盼一纸书来，没一纸书来。染霜毫，题恨词，浓一行墨色，淡一行墨色。攒锦字，砌回文，思一断离怀，织一段离怀。倩东风寄语多才，留一股金钗，寄一股金钗。

唱到此处，巫云姐才待歇手，孙寡嘴道：“你家只为留



下一股金钗，郑玉卿才连人拐得去了。正是吃着碗里的，还看着盘里的。”巫云急了道：“怪汗邪行货子，你见俺家吃一半留一半？来只怕你们全吃不下去！”张斜眼道：“你着巫云姐唱个〔西厢一半儿〕罢。百忙里唱到好处，你只鬼混。”巫云取过弦子来，又唱道：

冷清清人在西厢，唤一声张郎，怨一声张郎。
乱粉粉花落东墙，问一会红娘，调一会红娘。枕儿
余衾儿剩，温一半绣床，闲一半绣床。月儿斜，风
儿细，掩一半纱窗，开一半纱窗。荡悠悠，梦绕高
堂，曲一半柔肠，断一半柔肠。

孙寡嘴又道：“你家走的莺莺，那里去了？今日拿着红娘顶缺填陷，这一半柔肠还不知是那一个知心的和他续上哩！”巫云急了，赶着孙寡嘴，使扇子打了一下。这席上王三官和翟员外携拳行令，闹过不了。吃到三更天气，众人散去。翟员外和巫云枕设鲛绡，被翻红浪，再叙旧情，曲尽奉承，直睡到日上三竿，二人方才下床。这翟员外原是个脓包东西，李师师怕他气愤不过，打起官司来，今日先使巫云来试路，还要骗他个为政第二，果然一见巫云，连连睡了几宿，窝盘的一句闲言也没有了。巫云枕边言说着：员外留下她，情愿借个名色，赎出身子来，“若脱了苦海，和你一心一计，服侍你到老。我一片真心，只在你身上。从今后一个客也不见了。替你理家上灶，死也不辞。”说的翟员外十分欢喜，说巫云不曾坏心，虽在李师师家，比门户里粉头还高一等儿，也就同心应允了。到了次日，叫孙寡嘴去和李师师



说：“既然送过巫云来，还做亲戚，两下走着，把我那财礼只退出五百两罢。”李师师又不肯退，翟员外又不肯依，正调停不来。

世间无巧不成话。恰好有一茶客叫汪引之，汴梁久住，开茶店，平日认得郑玉卿。那一日在扬州钞关上，望见玉卿在船上拜客。到了东京，闻翟员外贴招子，为拐带人口，许多财物，报信者许谢银五十两。就来李师师家说信。李师师急急传将翟员外来，细细问。是八月中秋在扬州遇见，今已半年，那里找去。汪蛮子说：“我管过江去跟寻。”这李师师家也许了个谢礼三十两。因这一个瞎信，翟员外又得了巫云，且顶缸着，李师师使孙寡嘴来说：“日后银瓶回来，我也不要巫云了，就做了银瓶的陪嫁罢。”因此翟员外不好来讨这财礼，只得大家听听信，再讲不迟。

到了一年终，汪引之又来传信说，郑玉卿在扬州和盐商卖盐，有人见他在盐船上。翟员外听此信，不由的不恼，又是想人，又是想财，去开封府递了个失盗奸拐呈词，领了两个做公的，要同汪引之的亲上扬州，必定拿郑玉卿来。看了个出行日子，雇了一个长行骡子，同两个家人，和汪引之起身去了。

这巫云在家密密叫将李师师家人来，把他开的布店内，青白布五六百筒，开放箱笼，金银酒器，绛罗尺头，连夜俱抬在李师师家来。李师师却寻了一个现管金营的参将云离守来，讲着和巫云包一年，不要身钱，一顶轿子，暗夜里抬去，还要先告他害了巫云人命，和他鬼混，好遮这银瓶的事。

原来云离守是清河县人，与西门庆是亲家，因清河县乱



后，在汴京做武官，现管缉捕提刑，因此李师师靠着，第二次骗了翟员外，假使老汪报信，把翟员外吊虎离山，好盗他的家财。你说这衍衍人家，巧也不巧？总因翟员外一生使憨钱，知道是个死狗，与他这个绝户计，未免太狠了，自然要奸巧生出祸来，天无不报之理。

却说翟员外到了扬州，访问半月，那得个郑玉卿的影儿。汪引之说的话，似真似假，通不认帐，只说是船上儿见他拜客，又说是或者人有相貌相同的，只怕我错认了，一时间两三样话，真是捕风捉影，反费了盘缠二三十两，大家回汴梁来。翟员外有守店的家人早来接着，说巫云姐把楼门都开了，布匹、银钱、家什盗个罄净，往李妈妈家夜去明来，如今不知到那里去了。李家反来咱家要人，和咱打官司，要在衙里提刑云参将案下去告状。翟员外听说，险不气破五叶莲肝肺，冲透三毛七孔心，气的滚下骡子来，一声儿不言语。醒了半日，才进的汴梁城。进门一看，只见楼上皮箱一个也没有了。使人去叫孙寡嘴，这一班班儿帮闲光棍，怕李师师家有手眼，明知道要打官司，俱躲在外县，访赌博讨抽头去了。这边李师师知翟员外回来，定不干休，一面使巫云送到云参将衙门里，先递了一张谋杀人命事的状案候着他。等得翟员外到家，次日云参将使四个缉捕的，一条绳子拴去，不由分说，问了几句话，说奸霸良家女子，谋杀人命，匿死无迹，先责了二十大板，打入囚牢，罚了五百斤硝黄，军前使用。翟员外反使了百金央上司的情来，共费三百余金，才完了一场官司。李师师使人上门，每日要巫云，只得忍气吞声，不敢提起。又是兵马时候，各衙不准状词，翟员外事因嫖起，先自不正，那里敢去告状？



到了次年，金人袭取汴梁，这宋朝的将官，逃的逃，杀的杀，刘豫为王，俱换了一班番将。那一时是金将粘罕管缉捕盗贼，为城池的事，好不利害，略有些罪过，不是抄家，就是斩首。这一时李师师家，越发装起门面来，大开着巢窝，买了十四五粉头，叫人串戏，演习吹弹。那些番兵营将，成群往来不绝。后因兀术太子选取官人，齐王刘豫奉令各处搜括。李师师偏是抗法，先与这金朝大将军干离不府里娶的这些太太们秘通了线索，把他收在御乐籍中，不许官差搅扰，大番字告示门上贴起，谁敢问他一声儿？也就是个九尾狐狸玉窟兔，七十二变女妖精。

翟员外受了两次坑骗，吃了一场屈官司，到底受气不过，写了一张盗国媚妖通贼谋叛的状词，开单款八十余条，将那徽宗末年迷惑道君、私通叛党的事，备细条揭，说他匿宋朝密室，富可敌国，通江南奸细，实为内应。先将粘罕标下的中军官，送了他一百两银子，说这李师师宝物金银，得的宫里库藏，原该入了朝廷的。这金兵人人贪宝，又见李师师家这些妇女们，穿绫着锦的，久已垂涎，暗将此事打着番语，通知粘罕。那李师师家一字不知，只道翟员外日久甘心，没有告状的说话，那知道天不容奸，罪贯已盈，故使翟员外以发其恶。翟员外假作秘报军情，托中军打作公事，将状封进。这金将军粘罕正寻不出这样题目来，又不是良民百姓，一个媚女家，先占了个淫奸生盗的名色。即时点了一队人马，披挂整齐，传进辕门，不肯泄漏一字。原来金朝军法甚秘，行兵出门，还不知去向，只看着大旗往那里走，直至临阵往前厮杀，才知道甚么事，因此李师师全不知觉。

却说李师师正是生日，许多官客在前厅饮酒唱戏，十数



个粉头打扮的天仙玉女一般，吹的吹，弹的弹，唱的唱，到了黄昏，掌上烛来，把各样花灯点起，众人才请师师出来举贺。这师师穿着红通袖麒麟袍儿，鹅黄织锦拖边裙子，玉带宫靴，翠珠凤髻，直似王母赴蟠桃的光景。来到席前，众女乐笙箫弦索，引导着唱一套〔花词〕：

风雨替花愁，风雨罢，花也应休。劝君莫惜花前醉，今年花谢，明年花谢，白了人头。乘兴两三瓯，任溪山好处寻游。但教有酒身无事，有花也好，无花也好，问甚春愁。

唱到此处，众人迎出厅来，举起大葵花金杯来满斟一杯。李师师伸出一双玉腕，带着两个金钏，才待去接，只听得街上走的马一声里响，把前后门一齐围了，早把大门打开，只见这些金兵一涌而入，唬得这些子弟们走投无路。先把李师师剥个罄尽，头上金珠，手上钏钊，乱分乱抢，只留得一件贴身小袄，好一似雨打梨花，风吹桃片。把这些浪子也都一套儿绑了。也是金朝军法，也有翟员外手段。那时封了内外门，留三十个兵把守，连夜解往粘罕衙门来。因夜晚一时不便审问，俱发在开封府仓监，以待明日发落。正是乐极生悲，恶盈祸起。诗云：

人间天上两茫然，雨锁云收散暮烟。
秋雁霄空终自灭，春蚕丝尽不成眠。
已无梧叶题长恨，空折梅花报可怜。
弹尽琵琶和泪语，黄昏青冢叫啼鹃。



到了次日，粘罕将军进了衙门，排下一堂军牢刑具，提出李师师和这些妓女子弟来。满城东京人，谁不知一个李妈妈？看的人挨肩挤背，真是人山人海，俱道：“这李妈妈也是享过了福，经这几番大乱，不曾失他一点体面。今日这一件事，毕竟他久有手眼，到底还不相干。”也有说：“这个老狐精，迷惑了朝廷，把宋朝江山都灭了。他还打着旗号养汉，享尽了富贵。今日定是天报，那有还叫他清静无事的理。”外人议论不提。

却说金朝的法度，没有甚么三推六问，况是一家乐户，有甚么大事。粘罕在堂上一枝槐树下盘膝而坐，先叫上翟员外问他起祸根由。翟员外细说了一遍，说借银瓶骗去三千余金，又使巫云来假说是赔人，使汪蛮子报假信，又偷了家资二千余两。说的粘罕一班儿番将大笑起来，指着翟员外道：“看你这个嘴脸，还要嫖他。只好当个脓包忘八罢！”叫上李师师来，看了又看，“这等一个娼妇，还要接了宋家的皇帝，他如今在五国城，你也该替他守守情儿，才是婊子的体面。如今开着大巢窝，连如今皇爷抽选都叫不应。你好小手段儿，我且看看你这白屁股儿！”即令动刑。皂隶剥去中衣，先打了二十大板，可怜把个白光光、滑溜溜、香喷喷、紧揪揪、两片行云送雨的情根，不消几下竹篾，早红雨斜喷，雪皮乱卷。在旁围的人，先也恨他，到此心都软了，不免动情伤感。又是一撈四十敲，滚的云鬓如蓬，面黄如纸，口中乱叫，比那枕上风情、被窝中恩爱还叫得亲热。粘罕将军看不过意，也就分付放了撈子，差人送入女仓。把那些丫头当官卖嫁，并家私籍没入官，以充军饷。这些子弟们，不合昏夜



宿娼，每人十板。一面追了供状口词，申与四太子王爷，文书做起勘语：

看得娼妇李师师，峨眉不肯让人，因而蠹国。狐性偏能惑主，遂至倾城。以章台为御苑，有釐游夏庭之淫；指辇路作私巢，甚烽举骊山之罪。乃至倚六贼为门户，通四寇作腹心。盗内帑之金珠，僭娼优而佩褱。九尾之狐，迷人白日，千尺之蟒，肆毒青丘者也。久宜薰街明诛，姑以原赦减等，遵依新律，入官配军。家私充饷；其一应妓女，分散为奴，以备军赏。

大金 年 月 日为盗国娼妓等事一案

粘罕将勘语口供一一申报了兀术王爷。李师师将养了一日，唤出监来，同一起粉头过了刑部，即时有一番将，因看马有功，当堂批了领状，领去为妻，往辽东养马大凌河去了。将那所住的秦楼舍为佛寺。其余女子分入各营，也有叫他做戏的；也有番妇毒狠，叫他扫粪拾草的；也有挑水放鹅鸭的。抄没了家财，一一入官，不下二十万外。把一个锦秀花丛，不消几日，化为瓦解冰消，真是繁华一梦：

杨柳丝丝弄春柔，烟缕织成愁。海棠过雨，脂胭零落，花事都勾。而今往事难重省，归梦远秦楼。相思还在，汴河西路，御苑东头。

这李师师悽悽惶惶，身无寸丝，手无文钱，随着一个七



十岁的番军往营里去了。原来这个番军先有一个老婆，是西番回子家女儿，嫁了七八个兵，才嫁这个老军，生的一面黑麻，钩鼻大口，浑身上下都是皮袄，每日打骂的老公全不着家。忽然见这老兵领着一个妇人走进门来，打着番语问道：“那里拾来的？”老兵说是王爷赏的。这老婆坐着炕上，李师师进来，只得磕下头去，起来在旁侍立，又不省得他的言语，只向老兵说了几句番语。那老兵取了一根担钩，两个木桶，叫李师师向井边打水来做饭，与老公吃。那老婆也不问师师是甚么人。只得两眼垂泪，取过木桶来挑起，真有千斤之重。这李师师那晓得这个滋味？出门来，又不知井在那里，悽悽惶惶而去，不知终究性命如何。正是锦屏翠被香犹在，垢面蓬头事不同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五回

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百花姑白骨演重门

碧云飞处隔蓬莱，香径烟消种绿苔。梦里关山
何日到，书中鸿雁几时来。团香和就相思泪，碾玉
雕成百艳脂。莫向人间枉惆怅，刘郎岂合老天台。

这八句诗，单表繁华声色，一过即变凄凉；寂寞凄凉，久住反生趣味。那绿珠绝代风流，终不免坠楼之祸；张丽华倾城国色，也难逃沉井之灾。譬如月缺花残酒阑人散。假如月过十五，依旧光明，花过三春，终年开放，休说天地造化不能有此力量，反觉日的光明也没趣，花的颜色也没香，所以珍馐美味一饱即休，妙舞清歌兴尽即厌。天地间事，原有盛衰聚散，在世为苦乐相循，在天为轮回相转。今日李师师受过了繁华富贵，该有此灾祸，以准折他淫奢享过之福，充配与荒朔穷军，远窜在沙漠地方，理当如此。不消说风花柳叶，一霎时雨卷风披，飘流而尽。却说他十万家私，骨董玩



器，名人诗画，三代印章，多有大内贵重之宝，俱被金兵一时抄没入官。异玉奇香，不知贵重，多赏与军士换酒吃了。只有一座师师府，盖的秦楼楚馆，曲榭回廊，楼阁亭台，花园池沼，似小王府一般，封做官家所有，作了五千官价，没人肯买。俱嫌是娼优烟花之地，良家女子不便居住，因此闭了年余，无人来问。

有一个住在大相国寺的月光和尚，要募化众坛越钱粮，情愿出二千金，来改成准提禅院，大开丛林，悬起钟鼓来，招十方贤圣安禅讲法。投在齐王府中军提督标下，请了刘豫的令旨，不日纳官价，就要兴工造像，开堂纳众。

不料这法华庵尼姑福清，因在金将军粘罕府里，时常进宅，和太太们宣卷唱佛曲儿，因此结了一会，都是番婆太太，连这干离不大将军府里李娇儿、李桂姐、韩爱姐联了一个大会。每位太太一月出五两银子，雕准提菩萨，俱随着吃准提斋，常常送茶米油面，到法华庵里去随喜。这些金营太太们，坐轿的，骑马的，一个小小庵子，通坐不下，商议要另盖大殿，起造禅房，接引十方，一时间没有这个落地。后来听得李师师宅子入了官，因是在汴河西，与这些行院勾栏相近，不是修行的住处，也没想起来。因听的月光和尚要出二千银子，投齐王府建寺，福清就想起：“既然僧家好住，我们尼姑如何住不得？”因此交通了众位太太们，说与兀术四太子、宫里娘娘得知，说：“这李师师宅子，是宋朝徽宗游幸之地，原该人在王府，因何齐王就卖了二千金与僧人建寺？这西河一带，都是娼妓乐户，男僧也不便往来，倒是尼僧住在此地，还方便些。就做王爷娘娘的香火院，日夜诵经，护国安民，延寿生子，可以长久的。”那王爷娘娘一闻



此言，因兀术太子还未生子，即时传了福清师徒三人进宫来，要舍寺雕白衣送子观世音，与王爷求子的话。

那福清领着谈能、谈富，师徒三众，剃了头，光光的，穿了新布茶褐僧衣，各人挂串数珠，僧鞋僧袜，打扮的十分清洁，到了宫里。见娘娘是西番回婆生的，面圆如月，发黑如漆，头上挽了盘髻，打着两条连垂辫子，使官锦裹着，俱是珠宝攒成，胸前挂着八宝瓔珞，项下一串珊瑚金珀的数珠，约有核桃这样大，身穿西洋大红多罗绒细罗锦衣，盘膝而坐，在龙床暖炕上边，倚着一个大红绣花的狮子滚绣球枕头，上却铺着龙纹细毡，围着一条火浣布锦被，露出一双玉足，白滑如脂，和观音菩萨一样。这福清师徒三众合掌当胸，问讯下拜。娘娘略笑了一笑，说的番话，全不知道。

只见一个宫娥，取了三个红漆泥金杌子，叫三人坐了，就是金盘捧上酥酪三盏乳茶来。福清问讯了，接茶在手，见有红色油光在盏面上，怕是荤油，通不敢用。娘娘又笑一笑，叫了二个女通使来，是中国掳来，久在营的。娘娘和他说了一会，两个女子才说汉话，说：“娘娘劝你吃茶。这是牛乳和茶叶、芝麻三样熬的，不是动荤。西番僧俱持戒的通不忌，他因何不用？”福清又打了问讯，才吃了几口，谢了茶。娘娘使女通使说：“要李师师宅子做王爷香火院，替王爷求了子，重重赏你。娘娘今要造千佛阁、檀香送子观音，先舍三千银子，助你兴功。修造完毕，娘娘亲去拜忏祈福。”福清又谢了。一时间又是异样香茶，素果点心，俱是一尺高盘，摆在泥金炕桌上，铺上锦毯，叫福清西南炕上坐。原来金人以西南为客坐。又是大金杯盛着米饭，使金匙分送龙凤碗内。福清三人，略用了些，拜辞而去，安排修造不提。

